



在噴烟之下

間宮茂輔著

在噴烟之下

間宮茂輔著 張夢麟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在 噴 煙 之 下

〔日〕間宮茂輔著

張 夢 麟 譯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

787×1092 1/32 11 1/8 印張 205,000 字

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 定價(6)0.90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以几个大学生(日共黨員)为中心,描写日本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建立軍事基地的英勇斗争。書中所述的只是日本一系列反对基地化斗争中的一个事例,即妙义、淺間的反对基地化运动。美帝在侵略朝鮮的战争中,与日本反动势力相勾結,打算征用这一地区的山岳地带作为演习山地战之用。当地十一个村鎮的老百姓一致起来反对。他們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日本全体人民的支持之下,终于迫使美日反动势力屈服。

書中的共產黨員們一方面和反动势力、右翼团体作斗争,另一方面对其他团体和组织則进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这次艰苦剧烈的战斗里,有的被捕,有的累得吐血,有的甚至于冻死了。但是他們献身忘我的精神,不屈不挠的勇气,终于深入人心,使村民加强团结,斗志旺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本書的材料多系事实,作者安排得颇为巧妙,每章都有一个高潮。書中所說十一个村鎮,坐落在日本有名的活火山——淺間山——的周圍。書名“在噴烟之下”,即系由此而来。

間宮茂輔
噴烟の下に
理論社
1955年,東京

统一书号: 10099·351

定 价 九 角

序 章

一

月夜。S大学古老图书馆的大圆屋顶上，放射出磷火一般的光辉。

季节已是晚春，没有一丝微风吹动，时间刚好是七点钟。

井汲从校内尽头处的锅炉房走来，穿过了密如树林的教室，来到图书馆面前的扇形草地上，春草暖和和的，还残留着白天的余热。井汲在波浪型头发上戴一顶茶褐色法国便帽，摆动着结实细小的身体，迈开大步在月光下的草地上走着。她刚走了一会，一个象高年级生似的西装青年从她身旁走过去了。

从她身后，也传来了越走越近的皮鞋声。

这时，井汲已经走过了图书馆前面的露台，在草地那一面浮现出白色的大路。她知道后面走来的皮鞋声是一个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因此更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文学研究会的集会，今天也是在锅炉房的地下室里举行的，刚在十分钟前不久才开完了。在地下室里的大烟

肉近旁，三个大灶紧連在一起。另外的角落便辟为学校員工們的飯堂。學生們有什么小集会，經常都借这个地方举行。

“喂，井汲，喂！”

不知是誰在后面叫了一声。井汲因为有事，裝沒听见，一脚就从草地边沿跳到低一級的砂石路上来。月光下，砂石路显得白茫茫的；从那个地方起，这条路便轉入濃密的树林里，一直通到学校大門。井汲象穿过隧道一样，踏着滿地濃蔭走到学校門口来。夜里的学校街真是清冷极了。井汲走到電車路上才叫住了一部出租汽車。平常，她把用剩下的零用錢都皺成一团，存在上衣的口袋里。坐上車后，她破例地把这些錢都掏出来数了一遍，然后欠身对司机說：

“只到坡上就行——八幡坡上。”

車子掉了一个方向。

黑暗清冷的大学附近，到了这一帶也明亮起来了。汽車轉过电影館的角落后，街道更其繁华熱鬧；从兩旁的店鋪里流出无綫电和留音机唱片的聲音。車子慢慢地开过了这条街，然后駛足馬力，一口气开上八幡坡——坡上是一条專卖高級物品的商店街。井汲来到十字路口的交通台前就下来了。前面就是她家开的商店。从商店的位置來說，她下来的地方正好在店子的右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櫥窗，里面摆着許多高貴洋貨，电灯炫目地照耀着。商店的屋頂上安得有霓虹灯，現出“进口貨商店总店”几个大字。井汲順着櫥窗向正面店門走去。商店正面也有三个大櫥窗；里面分成兩路，中間和兩側放着大大小小的櫃子和架子，都堆滿

了各种用品，好象在夸耀存货十分丰富似的。井汲从左边入口象顾客一般大模大样地走进去了。最里面是包装台，侧边台上放着一架出纳计算机，她的母亲坐在出纳机旁。

“给我点钱！”

井汲走到母亲旁边小声地说。

“我要去送朋友的行呢。”

一开始，母亲的两眼就一直望着女儿，可是在那软弱的眼神里却含着一股无可奈何的神色。

“很晚才回来么？”

“朋友坐的车子在十一点钟开。”

井汲只回答了这么一句，仍和往常一样，并不再加说明。出纳机的铃好象怕人听见似地响了一下，母亲把钱取出来了。井汲到后面去放下皮包，再走回来。

“我走啦！”

她毕竟不好意思就在店子面前坐汽车，先步行通过交通台走到对面去。她的心里还残留着母亲那副浓妆的影子。母亲今年四十三了，但样子看去还十分年轻。她又想：今夜父亲会住在哪里呀？父亲除了这个总店而外，另外还有两个分店，也是挂同样的招牌。还开设了名叫“蒙巴尔那斯”和“珠珠”的咖啡馆和酒饭馆，还有一个叫“新更科”的面馆，一个卖零星用品和橡胶制品的商店。据传闻，他似乎还开了一家打小高尔夫球^①的赌场。战后九年以来，她父亲

^① 日本战后到处出现的小型赌场。

从不和自己的妻子女儿商量一句，自己任意擴張买卖。买卖的内容固不消說，就連商店有多少她們也是弄不清楚的。父亲差不多不到八幡坡上的这个总店来，每次都是到了夜半，才不知从哪一个分店里来一个电话說今夜不回来了。

井汲在新宿車站前下了汽車。約定的時間是八点，这时已經过了二十分鐘了。她在大街上买了肥皂、面巾、牙刷等旅行用品，把捐献的錢也包在这些东西的紙包之內，才向后街走去，匆匆轉到电影館后面的一个小巷里。白色木檐下，隱隱約約可以看見“罗克”咖啡店的石阶，一陣陣咖啡的香气从石阶下飄了上来。她走下石阶，推开了門。里面是約有十平方公尺寬的一間地下室，滿屋烟气騰騰，燻得眼睛差不多都張不开，但她馬上就看出坐在頂里面的几个朋友了。柏村交叉着兩腕，和一手撐着下巴的伊关对坐着。他的側边是柳，一只腿放在另一只腿上，正在翻看一本白色封面的書。

可是預定坐末一班車到妙义去的津川却还不見影子。

二

井汲从隔壁桌子边拉来一把椅子，放在柏村身旁。

“把脚拿开。”

她一边坐下，一边对面前的柳說。長佻个儿的柳把一只秀美的脚放到地板上。

“我是从地下室到地下室哩。”

柳是有名的妇女工作者柳夏繪女史的女儿。每次井汲和这个冷靜的女儿在一起,就觉得有些拘束,虽然她自己也知道不应该这样。

“地下室么? 哪个地方都可以学到东西的。”

“啊呀!”

柏村似乎想这样叫,但沒叫出来,只笑着把臉掉了过去。

“你,說得真怪呀。”

柳也是研究会的會員,她的专业是写批評,有很久沒有到研究会去开会了。

“还不来呀,津川?”

伊关突然說了一句,抬起头来看看壁上的挂鐘。已經九点过了。

“不是他自己約的八点鐘么?”

老家在群馬县松井田鎮的俄文系学生高信,这次回乡去了。大約在一星期前,他給柏村来了一封信,报告了妙义地区要被基地化的消息。柏村立刻把S大学基地对策委员会的委員們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这个委员会简称叫“基地对”,是一个实际行动的組織。日本全国无论什么地方一燃起反对基地化的火焰,他們就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参加。可是現在剛不湊巧,正好是假期終了的时候,許多人都不在东京,因此那一夜聚集在柏村的公寓的只有五个人。其中津川、伊关和老前輩的有賀,都是在內滩事件①里經過激烈斗争的委員。另外的兩人就是柳和井汲。

“那么，先报告高信的来信，把到现在为止的经过都弄明白了再进行讨论，你们看好么？”

召集人柏村沙哑着有喘息病的嗓子主持会议。

“根据高信的报告，美国打算设立山地战训练学校和演习地，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决定了的，而且在日本全国业已进行过调查。这就是说，美军根据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日本国内进行活动。这一次也是利用这个条约，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最适合一切条件的是妙义一带地方，因此他们选定了这个地区。据说这是在二月中旬决定的，可是政府对于群馬县厅也好，对于当地也好，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到了七号那一天，才突然来了一个通知……”

柳和井汲同时记录着，除了她们两人的微弱的钢笔声而外，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听着柏村的报告。

“所谓本月七日突然来的通知是这样的。”

柏村继续说。

“群馬县厅的开拓科给碓冰郡坂本镇的镇公所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副镇长来接了。县里告诉他，明天八号七点半，日美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美军营地的事，要到他们的镇上来，请他准备一个熟悉地方情形的人作向导，……”

患着肺病的有贺突然抬起惨白的脸，向柏村望了一望。

① 1953年美占领军当局把日本島根县沿日本海的内灘砂丘地方作为美军打靶场，当地人民坐在砂丘上表示反对接收，他们的斗争感动了全日本人民，相继支援，卷起全国性的反对基地化大运动。

有賀在清洗紅色分子的時候，剛好大學快畢業，就給開除了，現在又因牽連在五一事件^①里，正在受審中。

“到了八號早晨，縣行的开拓科長等从前橋坐汽車來到坂本鎮鎮公所，把當向导的農業委員會書記帶上車，又翻過碓冰崖，開到輕井澤飛機場去。”

“開到輕井澤飛機場……？”津川問了一句。

“是呵。到飛機場接從東京飛來的美軍代表和日本方面的官員們呀。高信調查得可真詳細。那一天，從東京坐飛機來的有遠東軍司令部的R中校、M中校等五個人，日本方面有外務省國際協力局，調達廳不動產管理科，农林省種植科，林野廳等有关方面派來的人員。他們和縣行的人員會了師。”

柏村看着信向大家說明。

“明白了，說下去。”津川點了點頭說。

美日官員們分乘四輛吉普車，從南輕井澤翻過和美崖，駛到坂本鎮的恩賀小村。正確地說，是群馬縣碓冰郡坂本鎮大字西牧野恩賀。美國遠東軍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設立營房和山地戰訓練學校。

“他們到了恩賀之後，據說從田里請出兩三個正在工作的當地農民來作見證人。不管他們是怎樣低聲下氣地邀

① 1952年5月1日，參加示威游行的日本東京工人、學生們為了奪回被當局禁止出入的人民廣場和武裝警察發生衝突，警察向羣眾開槍，死傷多人。憤怒的羣眾燒毀了不少美國高級官員們的汽車和警視廳的汽車。事後當局給羣眾戴上“暴徒”的帽子，陸續逮捕他們。

請，這仍然是一種強迫行為，高信的信上這樣說了。我同意他的說法。本來嘛，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們哪有時間去和小村的人們商量再決定當不當見證人呢。”

“見證人的姓名知道不知道？”

這次也是津川發問。

“只知道一個人的姓名，叫做佐田庄二郎。”

“唔。”津川在筆記簿上記上名字。在他旁邊的柳短短地說了一句：“真狡猾！”

“等着，等着。報告就快完了。”柏村不讓她再說。

“日美官員們從田里把佐田庄二郎和另外兩個人拉出來當見證人之後，便一起去視察恩賀小村，指出哪里設立學校，哪里放吉普車，哪里又是營地，哪里是廚房等等。他們好像還把築路計劃都給見證人看了。就是說什麼都預先調查得清清楚楚的，不知道的只有小村的居民們罷了。”

難以控制的憤怒，象石塊落下後的水面波紋一樣越擴越大。

“過後，這一行人去到佐田良藏家里，他是預定使用地區中最大的一个地主，把佐田清市、佐田忠義等九個有地權的人召集攏來，向他們說明情況，要求他們馬上答應把這些土地拿出來讓美軍使用。”

說到這里，柏村改成盤膝而坐，又繼續說。

“可是，這些大地主們認為：即使從個人方面來說，事情也來得未免太突然了，何況又是有关恩賀小村全體居民的重大事件，因此不肯馬上答復，要求延期到四月十日……

据高信說，日美官員們和地主們談完了話，就坐上吉普車回到南輕井澤的晴山飯店，再搭飞机回东京；县厅的人和当向导的書記也坐汽車走下碓冰崖到坂本鎮鎮公所去了。在那里，高信已經打听出县厅对坂本鎮的鎮長有过指示，可是指示的内容还待調查。总而言之，群馬县全县，尤其是以坂本鎮为中心，凡是預定要基地化的各村鎮，現在都一齐开始了反对基地化的斗争。在四月二十日那一天，有关的各鎮長、議長、县当局以及地方事务所長等人，都聚集在松井田鎮，打算成立一个反对基地化同盟。同时，和这些鎮長、县当局等上层分子的运动相配合，由下面发动的真正反对运动也正在蓬勃发展。从我們的立場來說，應該深入到后面这一种斗争，使运动更加强大起来。可是我一个人到底无法应付——这是高信的話，希望能来的人多多参加进来。并請S大‘基地对’采取主动，到各大学去积极活动……”

暫時之間，大家都沉默着。每个人的心里好象都在回忆内滩斗争的經驗。仅仅只是大声喊叫反对，那只能弄得声嘶力竭，而且經費一旦用完，就有人鑽空子进来施展欺騙手段，进行分裂工作。一方面得充分防止搗乱和分裂，一方面又得巩固当地人民的斗志，时时刻刻鼓励他们前进。这个教訓是每一个人都深深感到的。

“我去。”

津川用沉靜的語調說。一向沉着稳健、本本分分，很少兴奋狂热，这是津川的特点。

“这回我对家里要好好的布置一下了。”

有賀不仅是肺病越来越重，而且还要等候审判，現在是無論如何不能离开东京的。

伊关和柏村要对校内宣傳，又要向各方面募集經費，还要到T大、R大等与S大学有密切历史关系的大学去，邀請到妙义地方去参加斗争的人。他們等到把这些工作都做了以后，再繼津川之后到当地去参加活动。几个人就这样决定下来。

另外，井汲担任了“基地对”新聞的編輯和发行。柳担任整理資料和記錄。

“好，我們先这么安排，等石神回来再說吧。那么，津川几时动身呢？剛才你說这回要把家里好好布置一下，我認為不是布置。你的父亲是个工人，你只要把事情向他說清楚，我想他是会了解的。”

給柏村这么一說，津川也承認了。

“我收回好好布置的那句話。我想至迟十九日就动身，尽量赶去参加高信信上說的二十日的松井田大会。”

石神是“基地对”的負責人，假期中回乡省亲，此刻也快回来了。

从他們开会的那一天起，到津川决定动身的十八日止这几天內，无綫电和報紙好容易活跃起来，开始报导妙义地区的反对基地化斗争。内滩斗争的时候，全国不知有多少万工人、农民和職員参加了运动，尤其是許多著名的文化人和作家等都跑到当地去，一篇又一篇地发表报告。当时的这种成績和影响，似乎把无綫电和報紙也刺激起来了。

“明晚坐末班車走。”

昨天，津川來到學校，請正在收集新聞稿的井汲向大家說：

“明晚八點鐘，請大家都到‘羅克’來一下。八點鐘似乎早了一些，但是我和高信已經直接通了信，有事和大家談。”

津川指定“羅克”，因為他家住在上目黑，從那里到上野車站，“羅克”是個很順路的地方。而且誰都知道這個咖啡店是沒有時間限制的，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現在，大家都到齊了，可是最重要的津川還不見來。

“怪啦。”

“也許老头子不答應，他不來了。”

“那麼，津川又不是不知道這裡的電話號碼……”

二月間，津川到內灘去的時候，曾對他的父母說是為了收集畢業論文的材料，和同學一塊兒到北陸地方去旅行。實際的情況是他學習的學分還不夠數，沒有寫畢業論文的資格。最糟糕的是他騙家里說一塊兒出去旅行的同學，偏偏在他出發後寄了一封信來了。津川做夢也沒想到，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來。他那在私營鐵路公司當司機的老工人父親，把信拿到津川的面前——

“你的鬥爭是騙着父母干的。一好一壞，剛好抵消。”

幾句話就象鞭子一樣，痛痛打在津川的身上，他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

“我看津川的家庭，也許還是他說的‘好好布置一下’的

好，虽然这是不对的。”

伊关开玩笑似地说，把长头发往上一甩。正在这时，津川打开门进来了。

三

津川把雨衣指给大家看，仿佛在说“就是因为它，因为它，”一面向大伙走来，浅黑的脸上带着微笑。这小孩似的天真微笑，最能把津川为人的纯洁表现出来。大家都受了它的感染，也一齐泛起笑容。

“你怎么搞的呀？”

“真叫人着急啦！”

津川挤在井汲和柳两人之间，坐了下来。

“我没有雨衣，到处去借，所以来迟了。”

井汲站起身来，向柜台那里伸开五个指头。他们直到现在喝的都是冷水。女侍者把头点了一点，照样传到里面去。到这地方来喝咖啡的人都用这个办法。

“前次在柏村家里，听他报告了以后……”

津川一面等候咖啡，一面极其自然地开了口。

“四月八日那天，美军代表和日本方面的官员们到当地调查，完了坐吉普车回到南轻井泽的饭店去。过后，县厅方面单独到了坂本镇，向镇长作了一些指示就走了。指示的内容尚待调查，以后再报告……高信的信是这样写的吧。”

“是。”伊关答了一声，其他的人都点了点头。